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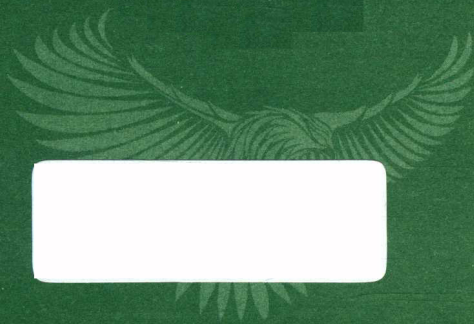
草原生灵

文平 著

笔记

草原生灵笔记

艾平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图书代号 WX16N153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草原生灵笔记/艾平著.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6.12

ISBN 978-7-5613-8766-5

I. ①草… II. ①艾…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88307号

草原生灵笔记 CAOYUAN SHENGLING BIJI

艾 平 著

出品人 / 刘东风

选题策划 / 郭永新

责任编辑 / 高 歌

责任校对 / 张 佩

装帧设计 / 观止堂

照片提供 / 白云飞

出版发行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710062)

网 址 / <http://www.snupg.com>

印 刷 / 西安创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20mm×1020mm 1/16

印 张 / 14.25

插 页 / 2

字 数 / 138千

版 次 / 2016年12月第1版

印 次 /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13-8766-5

定 价 / 39.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9) 85307864 85303629 传真: (029) 85303879

目录

俄罗斯来的丹顶鹤	/ 001
阿巴嘎的狼岛	/ 017
守候黑嘴松鸡的爱情	/ 035
游猎之地的你	/ 047
呼伦贝尔，风景的深度	/ 059
乌银阿妈家的喜鹊	/ 068
狐狸，狐狸，打个滚儿	/ 076
锯羊角的额吉	/ 087
在阿敦乌拉的天上	/ 093
蓑羽鹤之舞	/ 099
黄羊子，跳！跳！跳！	/108

羊群中的一只雁	/119
呼伦贝尔的回响	/129
牧马人	/137
大青子	/142
过山	/158
咆哮的驼鹿	/169
我的海骝马	/183
赫尔洪德	/202
马拉沁的儿马子	/206
好牧人是会和草原万物说话的人	/212

俄罗斯来的丹顶鹤

多雪的冬天曾经是柴河的狩猎旺季。雪无私覆，留下过往生命的迹象，所以这里的人们习惯研究脚印。他们立马能认出狍子、雪兔、驼鹿、马鹿、猓猓之类的脚印，所以今天早晨推门一看，这位嫂子就不敢往院子里迈步了。院子里出现了一种陌生的脚印——很像鸡爪，却有老爷们儿的手掌大，印痕很深很实，不似家禽的脚蹼印那样轻浅。她循着这脚印一看，便发现了那四只丹顶鹤。这是2015年12月9日的事。

四只丹顶鹤饥寒交迫，毛翎褴褛，挤在一群灰头土脸的家鹅中，只露出头顶上那举世闻名的一抹红，但它们的身姿依然挺立着，目下无尘的气质丝毫不减。

一位老护林员说：“仙鹤根本就不是咱们林子里的鸟。它们来有

来的道儿，走有走的理儿，别瞎吵吵，随着它们的便吧。”

可是四只丹顶鹤不飞离也不走动，当家鹅散开去抢食的时候，它们仍然把长长的喙插在翅膀上的羽毛里，细脚伶仃地站立着。森林警察来了，他们腾出一间车库，把这四只冻僵了的丹顶鹤送了进去。在安置它们的时候，警察发现其中三只丹顶鹤腿上带着环志，白底黑字，居然是外文。经微信请教呼伦贝尔市野生动物管护站专家才知道，这些丹顶鹤来自俄罗斯兴安斯基自然保护区，属于俄罗斯鸟类保护专家人工繁育、野化放生的种群。

俄罗斯在靠近北极圈附近拥有大片领土，其中包括沙俄时代通过不平等条约，从我们国家割去的一百余万平方公里土地，兴安斯基鸟类保护区就在这片地域中。这里的动植物资源丰富得无以媲美，几乎所有北方候鸟都会飞到这里繁育后代。

柴河位于兴安斯基正西偏南，并不在丹顶鹤的迁徙路线图上，两地直线距离七百公里左右。兴安斯基的丹顶鹤每年10月迁徙，到朝鲜半岛中部过冬。它们应该直接向南，飞过黑龙江和吉林，向东，再向南。12月，柴河已经是千里冰封，根本没有吸引丹顶鹤的水源和食物。那么，这四只丹顶鹤为什么会出现柴河？

我去请教鸟类专家窦华山博士。华山博士毕业于东北林业大学，毕业前到呼伦贝尔达赉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习，被这里良好的自然生态和丰富的物种吸引，索性落户呼伦贝尔草原，成长为一个与动物朝夕相处的实干家。他认为这四只鹤中，带白色环志的三只，是从俄罗斯兴安斯基自然保护区出来的无疑，没带环志的那只，可能是将环志丢失了，也可能是其他三只鹤“拐”来的小伙伴。他告诉我，经过

称重和身体检查认定，这四只丹顶鹤为两雄两雌，应在两岁左右，属于没有性成熟的亚成体。至于它们如何来到柴河，只能根据丹顶鹤的生存习性来分析推测。

2014年的春天，兴安斯基自然保护区某个孵化器，保持恒温三十八至三十九摄氏度，已经工作了三十余天，数只丹顶鹤雏鸟破壳而出。接着一只手伸过来，柔软又温暖。这只手把它们捧起来，为它们擦干羽毛，然后把它们放到水草萋萋的大地上。不过这只手是隐形的，藏在一个栩栩如生的布偶里面。在小鹤的眼里，喂养它们的是一只长着长喙，头顶鲜红，嘴巴里不停吐出美味的母鹤。专家看着小鹤们蹒跚着脚步，扬起长长的颈子，向辽远的天地发出第一声问候，小鹤们却看不到把它们带到世界上来的那个人。为了避免它们与人类亲近，专家一直躲避着它们的视线，让它们在荒野上率性游走。原野上的草籽，湖泊里的小鱼，是它们的最爱；无垠的苍穹任由它们舒展稚嫩的羽翼，蹁跹起舞。它们自由而快乐，并不知道生命中会有莫测的风雨。

如果小鹤在野外出现了异样的状况，饲养员便穿上白色的“鹤服”，戴上鹤偶，模拟母亲，做出奔跑的样子，引导小鹤们离开危险境遇。即使是给小鹤治疗伤病，人也要绝对隐形，让小鹤们感到这是大鹤妈妈的所为。然而，饲养员毕竟不能像母亲那样，带领它们战胜疾风暴雨，飞越千山万水。到了10月中旬，小鹤们本能地躁动起来，它们不时地抻直颈子，狂飞乱跳，双翅像芭蕉叶似的随风飘摇。基因记忆使它们在迁徙的季节跃跃欲试，懵懂地转了一圈又一圈，但正如一群没有妈妈领路的孩子，它们的勇气再而衰，三而竭，最终不得



不偃旗息鼓，讪讪返回。寒冷让它们找到了保护区鸟舍为它们敞开的大门。

野生丹顶鹤的第一个春夏，要在出生地跟随父母学会觅食和飞翔，到了秋天，它们便汇入鹤群，按迁徙轨道飞到南方过冬，也就是说，必须有大鹤为它们领航，才能完成第一次迁徙。在艰辛的旅途中，一些小家伙也可能经不住大自然的考验，落得香消玉殒、折戟沉沙。然而到了下一个春天，但凡回来的小鹤，无不焕然一新，变得强壮、聪明、勇敢。这四只人工繁育的小鹤由于没能在夏天融入鹤群，只好在封闭的鸟舍中度过生命中的第一个冬天，因此落下了对于生存至关重要的一课。当北方的残雪透出一丝绿色，远处的芦苇塘里，传来几声明晰的鹤鸣，迁徙的丹顶鹤群回来了！小鹤们立刻回应着冲了出去，渐渐和迁徙归来的鹤群混熟了。起初，它们还在专家的视野里游移，后来，芦苇像灌木那样疯长起来，看到它们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深秋时节，一排鹤影出现在橘红色的朝晖里，专家的心算是落在了肚子里，人工孵化的小丹顶鹤们终于跟着迁徙的鹤群，向着南方飞去了。

当人类再一次近距离看到它们，时空已经转换——两个月之后，

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柴河。它们之所以脱离大部队，原因应该有多种：也许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阻挡了它们的视线；也许是一次降落之后，它们因贪恋新鲜的食物偏走一隅；也许是因体力不足，渐渐掉队。看看它们飞过的地方，就应该明白它们的趋向轨迹。与俄罗斯兴安斯基隔江相望的黑龙江嘉荫县乃至伊春地区有大片的湿地，起初尚未结冰，可以觅食果腹。距湿地不远，是小兴安岭，金秋时节，满山的松子、浆果、菌类是诱惑它们向西飞行的食饵。这一向西，它们就偏移了迁徙轨道，进入了秋收不久的嫩江平原。耕地上到处都是散落的谷粒，足以牵制它们贪婪的胃肠，而周边开阔，都是同样的地平线，初出茅庐的它们不迷失方向才怪呢。再往西，是呼伦贝尔境内的林缘草原，这里位倚大兴安岭东坡气候屏障，气温略高，使小鹤们逐暖而来，感到好像回到了夏天。然而突如一夜，飞雪袭来，气温骤然降到严酷。在呼伦贝尔过冬的动物，必须有熊油一般的凝脂和地毯一样的毛皮。丹顶鹤生就的那一身羽毛，无论怎样皎洁雍容，终不过是为南方的冬季准备的。于是，它们仓皇逃跑，飞啊飞啊，却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也许是视野中柴河那些四季碧绿的樟子松迷惑了它们——如此这般，它们在柴河徐徐降落，却发现，绿色之下是厚厚的白雪，唯一可以躲避大雪的地方，就是居民院子里的鹅圈了。

怎么安置这些俄罗斯来的丹顶鹤？

从柴河向西，翻越大兴安岭，就是世界闻名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绿野长风，一碧千里，湖泊湿地星罗棋布，是大天鹅、丹顶鹤、蓑羽鹤、鸿雁等许多候鸟的繁殖地。可是，现在是千里冰封的季节，该如何养护这四只丹顶鹤度过寒冬？2015年12月23日，柴河森林公安局和

呼伦贝尔林业野生动物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将四只俄罗斯来的丹顶鹤用汽车运到四百公里外的城市海拉尔，寄养在西山樟子松公园内的鸟语林中。鸟语林是游人观赏鸟类的游园，也兼做救助鸟类工作。园子是一张高大的铁丝天网，可容鸟类在其中自由飞行。但这里的鸟儿已经不愿意飞翔了——从巧克力到花生米，游人的恩赐让它们饱食终日，致使它们羽毛亮丽，身体娇弱，美并寂寞着。到了冬季，它们被送进砖瓦结构、装有暖气的鸟舍庇护，从不知道栉风沐雪是什么情形。

我去看了这四只丹顶鹤的临时居所，不由想起记忆中的另外一只丹顶鹤。它生活在辉河湿地特莫胡殊鸟类繁育中心，六岁了，雌性，用华山博士的专业术语说，已经是一只成体鹤了。它没有名字，我们就叫它“特莫胡殊”吧。一位记者朋友告诉我说，由于没有鸟舍，仪态万方的“特莫胡殊”整天站在鸡圈里，和一群鸡抢食吃，简直就是“鹤立鸡群”这个成语的现实版。听了这一消息我鼻子一酸，第二天就跑到那里。这时“特莫胡殊”的居住条件已经大有改善，它住进了一间宽大的砖房鸟舍。天气暖和，它在屋外的露天网圈中徘徊吃食；天气冷了，就躲入砖房避风寒。

六年前，保护区收缴了一枚被偷盗的丹顶鹤蛋，经人工孵化，得到了这只小鹤——“特莫胡殊”。它没有父母，也没有兄弟姐妹，甚至没有听过同类的叫声。孵化和养育它的是饲养员小徐，小徐是它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也是它全部的世界。它不知道什么叫凌空翱翔，它的生命之舞就是跟着小徐满院子奔跑，间或展开双翅轻盈地盘旋弹跳。人们对它的野化训练一直在进行中，但每一次都失败而归。

辉河湿地近在咫尺，可它就是不肯飞向那里。“特莫胡殊”也是小徐的心肝宝贝，他千辛万苦地到湿地打鱼，到草原上捉蚂蚱采草籽，把“特莫胡殊”喂得身强体壮。

小徐领着我们去看“特莫胡殊”，还没等小徐打开门，正在梳理羽毛的“特莫胡殊”，一个激灵跳过来，虽然它的眼神我们看不懂，但它的身体语言已经道出了它的欢喜。它远远地就把顾长的脖颈递给了小徐。小徐也同样，人还没有进门，手已经在“特莫胡殊”的后颈背上抚摸了。只见“特莫胡殊”乖乖地不动，微微张开嘴，仰脸冲着小徐低声叫着，那声音来自胸腔，是一种由衷的倾诉。接着它便在小徐的衣袖、裤腿、衣襟上乱啄起来。小徐和我们说，没事儿，它这是和我玩呢。果真，“特莫胡殊”又把小徐的手指含进嘴里，就像一个爸爸膝下的小姑娘那么调皮。小徐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饲料给“特莫胡殊”看看，说：“来客人了，咱们跳个舞。”于是“特莫胡殊”欢喜地向上耸跳起来，翅膀起起伏伏地扇动着，时而昂扬，时而松弛，当它的翅膀向上展开到极致之时，造型犹如婀娜的花朵，那鹤顶红，是它醒目的花蕊。其实，所谓鹤之舞，不过是它们飞翔中的某一个段落。无论“特莫胡殊”在笼舍中的表演多么美丽，都给人以插翅难飞的悲憾感。小徐告诉我们，“特莫胡殊”的舌头在吃鱼时划伤后溃烂掉了。小徐说，一开始也不知道它能吃什么鱼不能吃什么鱼，好在没影响它的健康。只是作为雌性，“特莫胡殊”一直没有产卵，按理说，即使没有伴侣，雌性丹顶鹤也会产卵，也会衣不解带地焐着未受精的卵坐窝。小徐说，六岁的“特莫胡殊”远离荒野的襁褓，就像一味吃肯德基长大的孩子，身体内在的状态是紊乱的。这个人工塑造的

宝贝，已经很难回到大自然中去了，养育它非百般细心不可。

丹顶鹤的寿命最高可以达到八十二岁，“特莫胡殊”现在才六岁，它的余生还很长。面对水泥地面、砖墙、铁丝网和一个个周而复始的日出日落，它该怎样度过那漫漫的生命岁月？小徐是个大龄青年了，还没有婚恋，为了照管“特莫胡殊”和其他鸟类，已经连续多年没有回家过年了。我不敢去想“特莫胡殊”和小徐分开的那一天。

鸟类无国界，它们属于大自然，无论到了哪里，都应该得到人类的保护，给予它们免于饥渴的自由，免于不舒适的自由，免于伤害、痛苦和疾病折磨的自由，免于恐惧和悲伤的自由，以及表达正常习性的自由。这是动物福利的原则，已经为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所认同，并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的共识。我国专家妥当安置了这四只丹顶鹤后，即向俄罗斯方面告知了这四只丹顶鹤的情况。俄罗斯方面立即开始了频繁的关注和查问。显然这些举动除了职责，还有难以掩饰的不信任。

俄罗斯的鸟类生态保护水平领先世界。然而，在一百多年之前，鹤却是通过狩猎走向读者的，俄罗斯的自然文学也是从狩猎开始的。起初俄罗斯人和《渔猎笔记》的作者阿尔萨科夫一样，是以一个猎人看猎物的眼睛来看丹顶鹤的：

“仙鹤是一种非常强悍的鸟，大自然给了它一个强壮的体魄……往往仙鹤受了伤之后，冒失的猎人就会跑上前去捉，而仙鹤会飞快地跑开，它奔跑速度之快，没有猎狗很难追上，因为仙鹤奔跑时扇动两个或一个翅膀（如果一个翅膀受了伤的话）来增加其奔跑的速度。跑了一会儿，如果发现猎人还没有走开，它就会愤怒地向后转，直奔猎

人的后背扑去，一边用脚踢，一边用嘴啄，三下五除二就能打败对手。我就曾经见过这样倒霉的猎人和猎狗，当时他们冒冒失失地去捉一只仙鹤，结果（都）被仙鹤啄上（瞎）了一只眼睛，成了独眼猎人和独眼猎狗。”

阿尔萨科夫的心态其实有些拧巴，他把仙鹤写得非常优美，说仙鹤鸣叫如小号和圆号的和声，他还把他狩猎的那个夜晚描述成一幅宁静的图画：“月光非常明亮，收割后的麦田芳香而辽阔，一大群洁白的仙鹤在田野里休息，一只仙鹤在站岗，它没有发出不安的叫声……”这时，他的笔锋突然变得十分冷酷：“我让车停下来，然后瞄准一排熟睡的仙鹤，那一排大约有二十来只，我对准第三只鹤，枪响了——竟打中了四只仙鹤。”他让我们看到了人类是怎样横扫那些平等的生命。

后来，我喜欢上了艾特玛托夫，一打开他的书，我就能闻到熟悉的草原味儿。我的记忆中保留着一个清纯少年的形象：“他也会追逐荒地上那早来的鹤，拾掇起那落下的最美丽的羽毛，送给心爱的梅尔扎古丽……”多么优雅，多么美好！鹤的羽毛，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圣洁的爱情礼物吗？艾特玛托夫把这篇小说叫作《早来的鹤》。是的，鹤来的时候，春天还没有长大。

然而，人类并不知道，当我们将诗意一遍遍付诸某种动物身上的时候，我们实际已经远离了它们。因此，科学家并不像我们一样考虑问题。

2012年，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驾驶滑翔机为白鹤引路，让全世界叹为观止。俄罗斯有一种白鹤，习性和丹顶鹤差不多，每年在西伯利

亚繁殖，秋天到阿富汗一带过冬。由于阿富汗连年战乱，它们或死于硝烟炮火，或被饥饿的难民宰杀，在第二年春天返回来的时候只剩下很少几只，已经成了濒危物种。为此俄罗斯的鸟类养护工作者，开始加大人工繁育力度。他们在白鹤出没的地方安装上红外线照相机，当白鹤产下两枚蛋后，他们泅水进入芦苇丛，偷走一只蛋。鹤类的繁殖注重的不是数量是质量，它们每次只孵化两枚蛋。小鹤出壳后，听任其中强壮的那一只将凌弱的另一只致死，一对夫妻只留下一只基因良好的孩子。被偷走一枚蛋，它们并不在意，会接着再产下一枚，所以科研人员每每得手，用这些蛋人工孵化出一群新生命。这些人工孵化的小白鹤，在保护区里悠然生长，其生存状况与野生鹤并无异样，只是由于没有大鹤引领，无法迁徙。科研人员根据鹤的铭记习性，让这些小白鹤自幼就熟悉伪装成大鹤模样的滑翔机，跟着这种滑翔机在蓝天绿野中练飞一个夏天，同时科研人员还在乌兹别克斯坦给它们选好了冬季栖息地。

2012年9月5日，俄罗斯秋明州天蓝如洗，普京一身白色飞行服，戴着黑色的帽子，酷似一只白鹤，驾驶着悬挂式滑翔机起飞了。第一次飞行只是熟悉情况；第二次飞行仅有一只白鹤尾随；第三次飞行，共有五只白鹤尾随，成功地把白鹤引向乌兹别克斯坦南部。普京说：“这些漂亮的小伙伴一会儿飞到滑翔机左边，一会儿飞到右边，感觉非常美好。”为了此次飞行，普京曾花一年半时间学习驾驶滑翔机。

相比之下，我们的生态改善之路，却任重而道远。

俄罗斯人当年曾经找上门来向我们抗议。他们从兴安斯基鸟类保护区放飞的二十只丹顶鹤，栖落到日本、朝鲜、韩国的都已经归巢，

只有飞到我国的三只没有返回。GMS设备跟踪发现，有一只漂亮的丹顶鹤在我国某地被猎杀。的确，我方专业人员在一个被随手抛掷的动物跟踪器中，听到了非法捕猎者的对话。他们在探讨鹤肉的质感和味道，那只被猎杀的大鹤肉又硬又老，并未让他们大快朵颐，因而他们猜想小鹤的肉应该鲜嫩多汁。可见，对于猎杀丹顶鹤他们并没有丝毫的愧疚，权当是做了一场嗜血的游戏。

现在，四只从俄罗斯飞来的丹顶鹤，被小心翼翼地装上一辆面包车。车子低速行驶四百公里，平安抵达海拉尔西山鸟语林。除了没有给它们一个可以春暖花开的季节，中国人做到了一切——喂丹顶鹤的苞米粒、大麦粒几经挑选，确保无任何添加剂；喂它们的小鱼，第一不能多刺，第二大小要保证它们可以整个吞咽下去，第三，食物要事先解冻暖化，既要新鲜，又不能让它们的胃肠受凉。它们的鸟舍，恒温十八摄氏度，绝对清洁，置放着清水和绿草，工作人员还要经常给它们测体温，称体重，做全身检查。这五个月中，呼伦贝尔的最低气温曾达到零下四十七摄氏度，但四只俄罗斯来的丹顶鹤安然无恙，仿佛身处南国湿地。

咱们一定要做得最好——这不是哪个领导的指示，而是为了保护世界上这个应该与我们同在的物种，也为了找回国家应得的诚信和尊严。这一百五十余天，华山博士和鸟语林园长小戴时刻如履薄冰，一丝不苟，终于完成了一个满分的答卷。现在，这四只丹顶鹤身体健硕，羽翼丰满，处于最佳状态。

蓝莹莹的白头翁花在残雪里开放，草原的春天来了，候鸟相继归来。大天鹅、小天鹅、鸿雁、灰雁、蓑羽鹤、绿头鸭、大银鸥以及众

多候鸟，仿佛相约于盛典，铺落在呼伦贝尔草原的水域，不过丹顶鹤极少，人们只在乌兰泡见过它们三三两两的情影。呼伦贝尔以呼伦湖和贝尔湖著名，连接这两个湖的是乌尔逊河，乌兰泡就是这条河中段弥漫出来的一片长满芦苇的湿地。在乌兰泡，原来的河道不见了，水潜流在芦苇的膝下，被密密匝匝的鸟巢占据着。这里是贝尔湖的鱼群游到呼伦湖产卵的通道，水中营养非常丰富，可谓鸟之天堂，也是放飞这四只丹顶鹤的首选之地。

在乌兰泡湿地，新鸟舍与野外只隔着一层网围栏，四只俄罗斯来的丹顶鹤可以沐浴草原的风和阳光，可以嗅到潮湿的水汽，可以看到无边无际的绿野，可以听到来自芦苇深处的雁声鹤唳。它们的食物都是鲜活的，那些小鱼放在一个大大的食槽里，飞快地穿梭游动，丹顶鹤必须反复练习才能将其叼住。没有办法的是，这四只丹顶鹤在五个多月的完美养护中，已经开始依恋人类，有点乐不思蜀，也有了几分杨贵妃式的情懒。

我通过视频观看了对这四只丹顶鹤的放飞过程。北京林业大学的鹤类专家郭玉民教授被请来指导，华山博士和小戴园长具体操作。那天上午，春日的阳光似乎唤醒了丹顶鹤的某些记忆，它们喜悦而癫狂，又舞又跳。小戴和华山有办法，他们手臂套着黑袜套，像平日嬉戏时那样，捏住丹顶鹤的嘴，然后把袜套一翻，正好套在它们的头颅上，它们立刻在黑暗中安静下来，听由人抱着上了汽车。

郭玉民老师亲自动手，在这四只丹顶鹤的胫部安装了太阳能GMS永久性跟踪器。这个火柴盒大小的设备，每十分钟发射一次信号，可以让工作人员及时掌握它们的活动信息。放飞地点是一片撒满阳光的